



# 漢語

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二〇一七年 秋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電話：(852) 2694-6868 傳真：(852) 2601-6977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info@iscs.org.hk](mailto:info@iscs.org.hk)

## 文章分享

### 艾香德與艾術華 ——鑄就道風山建築風格

沈弘 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教授  
本所二〇一七年度訪問學人

道風山這個著名的基督教叢林，其獨特之處就在於，乍看上去像是一個中國傳統的佛教寺院。這兒到底隱藏着甚麼樣的奧秘？說到這個話題，人們一般都會提及挪威傳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



和丹麥建築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Møller）。然而這位道友會的創始人跟《中原佛寺圖錄》的作者是如何擦出思想火花的，以及道風山創建過程中究竟遇過哪些波折？這背後的故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艾術華關於道風山的第一張設計草圖發表在1930年第3期的挪威文《道友會》期刊上。他還在同年第7期上撰文，將自己的設計靈感追溯到1920年夏天他與艾香德在美國紐約的一次不期而遇。當時他剛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而艾香德正在美國作巡迴演講，以宣揚他關於基督教在中國應該跟佛教及道教和平共處的神學理論：

抵達美國後的第一個禮拜天，我就在布魯克林的挪威教堂外面遇到了艾香德。晚上會面時，他跟我講述了想要在中國佛教徒中間開展傳教工作的計劃，也提到了未來想要創辦的道友會。之後我們有更多私下交談的機會，他也得知了我有以建築師身份去中國的計劃。第二

天，我就得到艾香德的熱情邀請，要我去他住處看土木工程師基耶爾畫的各種設計圖，都是為他籌建道友會而創作的建築設計草圖。我當即就對他想要建立的道友會有了一個直觀的印象。我看到的這些設計圖跟艾香德多年來的設想緊密相關。而他們對於道友會建築的設計理念也大大擴展了我的視野。（頁110）<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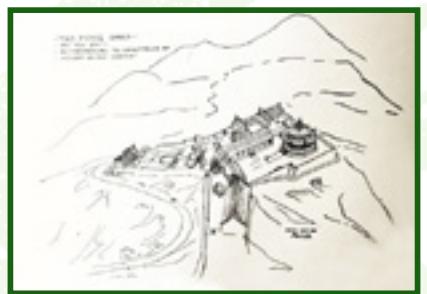
艾術華親自參與設計道風山建築是在1930年初，當時他正好在中國大陸考察佛寺建築，還未曾來到香港。他在上述這篇文章中提到了艾香德對於道風山建築風格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道友會的基本原則中有一條：「為了儘量讓來訪的信徒感到賓至如歸和心情愉快，我們的建築外觀必須盡可能採用中國佛寺的樣板模型。」這不僅關係到建築內部的生活舒適與否，而且建築與內部生活必須表裏如一。（頁111）

這一設計理念得到了艾術華的認同。為了深入了解中國佛寺建築的功能、概念和細節，艾術華走訪了許多著名佛寺。每到一處，他都會用卷尺、素描本和照相機來記錄和體驗這些地方的環境和氣氛。他認為理想的宗教建築既要使人感覺超凡脫俗，又賓至如歸；既顯得清新飄逸，又休閒放鬆。只有抓住這些特點，宗教建築的設計才能夠算得上是成功的。艾術華給道風山畫的第一張設計草圖過於概念化，因為他將道風山建築群都整齊排列在一個方方正正的寺院裏。這種設計在道風山上自然是無法付諸實踐的。只有到了香港，並親自動手進行了實地測量之後，艾術華才畫出了更切合實際的第二稿建築設計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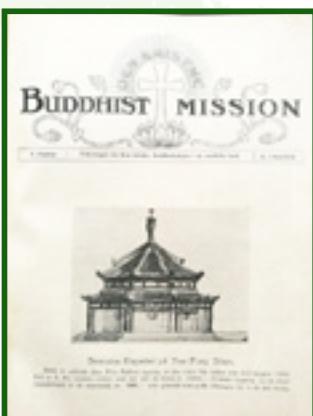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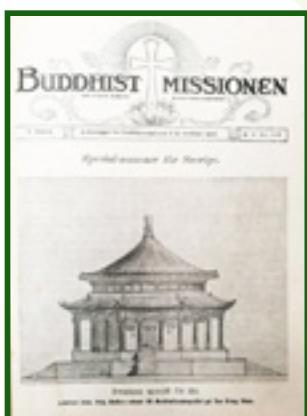


第一稿設計圖



第二稿設計圖

艾術華畫出最初的設計草圖之後，都會先徵求艾香德和別人的意見，然後根據這些意見來對草圖進行修改，直到大家都覺得滿意為止。道風山建築群的核心建築「聖殿」的設計過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艾術華的第一版設計草圖在《道友會》1930年第9期的封面上刊登出來時，聖殿的屋頂是模仿天壇皇穹宇圓頂的。出現在1934年第5期封面上的第二版設計草圖已經有了較大的改動，如屋頂從圓形改成了八角形，尖頂上還加了十字架等。同年年底建成的實體建築又有新的改進，如底層增高，以增加室內空間；兩個重簷之間的牆也得以升高，還加了玻璃窗，以改善室內的採光效果。屋簷上還專門添加了不同人物的造型。另外，為了抵禦颱風的破壞力，聖殿的屋頂部分還採用了鋼筋混凝土的結構，以取代傳統的木結構。



作為道風山的精神領袖，艾香德對於道風山建築所施加的影響力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反復強調道友會的建築理念，以及對於建築師所提出的具體要求和修改意見之外，他的最大貢獻也許是

在為創建道風山尋找資金來源，在這一方面他的精明幹練顯露無疑。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個經典故事就是他幾乎沒花甚麼錢就購得了道風山這塊寶地。1929年，他在來港之前剛剛從國民政府那兒拿到了3,690多塊鷹洋，以作為1927年南京景風山建築被毀的賠償款。1930年5月23日，他又以3,705鷹洋的價格拍下了位於新界沙田的一座荒涼小山，並後來在山上建起了聞名遐邇的道風山建築群。當艾術華那第一張不中用的道風山建築群設計草圖畫出來之後，艾香德馬上就把它製作成平面圖，將這些建築的成本和費用進行估值，確定大約需要35,000挪威克朗，並在此圖上劃分了100個空格。然後他把此圖刊登在《道友會》期刊上，號召讀者們來認捐這些空格。這種眾籌的方式行之有效，僅一年多的時間，那些空格便都被認捐完了。第一輪募集經費的任務完成之後，緊接著又在1932年第6期上又開始了第二輪的募捐工作。總估價為15萬克朗的100個供大家認捐的空格在1934年第5期上又全部被認捐完畢。艾香德就是以這種眾籌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最令人頭疼的建設經費問題。

艾香德不辭勞苦，在每一期的《道友會》上撰寫遊記，聲情並茂地講述了他到中國各地訪問佛教寺院的精彩故事。最令人矚目的兩個系列報導分別是1932年6-12月艾香德與艾術華夫婦結伴而行的西藏之旅和1935年的內蒙古與華北之行。這些生動活潑的佛寺遊記吸引了挪威、丹麥和瑞典等國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不斷地為道風山建築慷慨解囊。

最後，我們又回到了在篇首提出的問題：為何道風山選擇用佛寺建築風格？一個中國人在上海對艾香德說過的一番話也許能揭示這一奧秘：他認為佛教跟基督教一樣是外來的，但它兩千年來不僅一直在中國繼續存在和發展，而且還深入了中國人的内心世界。在這一方面，基督教確實要向佛教學習。■

注1 我的博士生周悟拿從挪威文翻譯了本文中的兩段引語，特此表示感謝。

## 東正教研究對中國學界的意義

徐鳳林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所二〇一七年度訪問學人

東正教會沒有像西方教會那樣經歷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思想變革和社會運動的巨大衝擊。這一方面使得東正教神學沒有出現與時俱進的明顯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東正教神學和禮儀保留了更多的早期基



督教傳統和遺產。因此，對東正教神學思想的研究有助中國學界對基督宗教的全面認識和深入理解。此外，基督教信仰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外在超越」，與中國儒家的「內在超越」互不相容；基督教神學也被看作是純粹思辨，與中國修身養性的道德實踐相去甚遠。然而，在十四世紀拜占庭神學家帕拉馬（Gregory Palamas）的神學名著《三論集》（The Triads）中，我們能夠看到，基督教思想具有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其中包括兩個與內在超越和道德實踐相關的顯著特點。

第一，神人合一性。即人與上帝的內在聯繫。

東正教神學不強調人性之罪與上帝拯救之間的絕對差異，不是從人的觀點來看待上帝，而是從上帝的觀點來看人。在這種情況下，絕對超驗的上帝就不僅僅具有不可企及的超越性，而是同時具有內在性，人與上帝具有內在聯繫。東正教神學同時也可以成為走向上帝的人學。

柏拉圖主義把人分裂為高尚的靈魂與卑劣的肉體；在使徒保羅的「體魄靈」三分法中，把「魂」與「血氣」等同起來，也常常被解釋為來自上帝的「靈」與人性自身的「魂」之間的對立。東方教父則用「心智」（nous）這一概念來化解和超越這一對立，確立人與上帝之間的內在聯繫。帕拉馬說，「讓心智住進身體的家，作為掌管者，借助於它來為每一種靈魂能力和每一個身體器官設立應有的律」。心智是靈魂的視力，可以反觀自身，通過潔淨與祈禱而被上帝光照，從而獲得自我超越的能力。而且，心智能夠向身體傳達屬靈的快樂，從而改變身體，使身體成為屬靈的，這樣的身體就會拋棄惡的肉體情欲，不再拖著靈魂向下走，而是與靈魂一起上升，使整個人成為「靈性」的人。

人能夠直接「與上帝合一」，在「上帝之光」中達到「神化」，這是貫穿帕拉馬神學思想的主題。帕拉馬說，我們能夠直接與上帝合一。他反對瓦爾拉姆（Barlaam）關於人與上帝的交流只能通過諸天使而實現的觀點，指出這種觀點不符合基督教關於上帝和人的啟示中所包含的存在論觀念，因為基督的出現，道成肉身的偉大事件，根本改變了世界存在和歷史的結構，改變了神人關係的性質，這一事件使得上帝與人的直接交流和接觸成為可能。基督沒有化作天使的本質，而是直接化身為人的本質，與人訂立「新約」，與人建立了個性的和直接的聯繫，然後通過聖靈降臨世界而鞏固這一聯繫。上帝下降到人墮落的底限，直到死亡，以此給人打開了上升之路，打開了受造物與上帝合一的無限前景。

第二，靈修實踐性。即神學認知與屬靈經驗和靈修實踐的緊密聯繫。

神知論（對上帝的認識）是東正教神學的重要主題，它以否定式神學為出發點，以屬靈經驗為根據，以靈修實踐為過程，以神化（與上帝合一）為目的。

托名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提出對上帝的認識不是通過「上帝是甚麼」的肯定式思維，而是通過「上帝不是甚麼」的否定式思維。按照帕拉馬的解釋，否定式思維作為一種理性能力，僅僅是認知上帝的出發點或手段，否定式神學的目的不是獲得理性知識，而是要否定和超越理性思維本身，在「神秘直觀」中與上帝合一。「合一」已不是主體對客體的認知，而是主體與客體圓融統一的屬靈經驗。因此，洛斯基（Vladimir Lossky）說，神學與屬靈經驗完全不是彼此對立的，它們是相互支持和相互補充的。屬靈經驗是在個人的靈修實踐中發生的，因此，神學認知也是在靈修過程中獲得的。怎樣在靈修實踐中達到靈性知識或對上帝的真正認知？這裏包括棄絕自以為是的理性，靈魂的潔淨，遵守上帝誡命，不斷祈禱等方法。用帕拉馬的話來說，誰若斷絕了自己心靈與低級事物的一切聯繫，通過遵守誡命和以此而達到的無情欲而棄絕萬物，通過長時間的、純粹的祈禱而超越一切認知活動，在不可知的合一中被不可及的光芒所照亮，才能真正認識上帝的超自然性和不可思議性。

當然，東正教神學家強調，與上帝合一這一目的不是在此世就能達到的，而是屬於盼望的未來時代，或者說，它不是個人可以達到的具體目標，而是信仰者精神生命的努力方向。■

## 漢語神學的今日與過去，此在與彼在

Naomi Thurston 四川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

本所二〇一七年度訪問學人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宗教研究已不再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了。當我們描述對於基督教的知識和學術討論之「出現」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將這些情形的「再現」現象同一種更為寬泛的社會性宗教復興來作比較。這種復興在張彥（Ian Johnson）最近出版的《中國的靈魂：宗教在毛時代之後的回歸》（*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一書中得到了深刻的闡釋。這種再現具有非常深遠的意味，正如我採訪過的一位學者認為，在各種中國基督教研究運動開展時，尤其是戰略性地推進「漢語神學」運動時，這些努力同時也試圖使其在今日中國社會的諸多領域中能佔有一席之地：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如果「運動」意味着人們是有意識地向着一個特點目標努力的話，我會說這種現像是確實存在的，而我所能看到是，它可以對於歷史產生更為深遠、更為複雜的影響：它表現為許許多多的形式，包括高校中的學者，以及研究機構、神學院以及其他部門——譬如出版社。編者們和其他人正從不同的角度推動著這場運動。此外我還想補充一點，漢語神學致力多層面的研究，包括教會層面，而教會的目標是為了是明全國的信徒能夠明白如何將他們的神學定位、世界觀與價值觀應用在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之中。總之，這些人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既有土生土長的中國公民，也有遠道而來之人。

這位學者強調，「漢語基督教神學」其實被視為從一些中國大陸的教授們那裏首先開始的，這些教授曾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從非信徒的角度撰寫了許多關於西方神學和基督教文化的著作，而我們也能在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中來看待這個事實。通過一種更加寬闊的分類學途徑，我們能在許多層面上找到「漢語神學」的蹤跡，包括那些來自北美或中國的不同宗派神學院的美國亞洲神學。

我還記得，在我2010年造訪上海之際，我遇上了第一位「漢語基督教學者」，並與之進行了交流。在他看來，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所三自神學院重新開放以來，基督教研究已在高等教育的場域中開始了其領地的重建。同這位學者的交流是我整個訪問的開始，之後我又造訪了許多的新教神學院，包括南京金陵神學院、以及成都、武漢、廣州和上海等地的一些神學院。此時我正在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尋找一些潛在的論題，我想將研究建立在田野調查所收集到的定性資料基礎之上。在我們會面之後，我想到了存在於中國基督教之中的「另一個驅動」。我愈加清楚地認識到，這裏的基督教研究同西方的宗教研究之間存在著許多完全相異的意味。我對此的興趣也變得更加濃厚：這裏有許多頗有建樹的中國學者們將他們的工作投入到這片領域之中，這片被官方所忽視的領域中，這些人或是對基督教存在著一些特別的興趣，或是他們自身有著信仰的背景。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值得西方學界予以更多的關注。

2011年8月我以漢語基督教研究所訪問學者的身份造訪道風山，出於我博士論文的需要，我在此採訪了第一位學者。我在研究所渡過了兩個月的時光，了解到研究所的合作者們、開展的各種項目和出版物，包括研究所主辦的學刊《道風》。研究所幫助我充實了自己的研究，包括搜集有價值的資料，為我引薦一些他們的主要

合作者，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是身在海外的。我從香港分別飛往北京、上海和廣州，到一些學者所在的工作單位那裡去造訪他們。六個月之後，我的研究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深化。在此期間，我總共採訪了四十八位學者，此外我還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逗留，在那裏我正式地採訪了兩位教授，同時也與一些相關學科的博士生進行了非正式交流。

基督教研究學者對這項工作深感興趣，是因為它與一種全球化的宗教傳統接壤，這種傳統定位於一種全新的、創造性的跨文化角度，同時，也是由於這項工作的內容之獨特性。神學在一個典型的無神論國家之中，乃是被置於高校系統內的世俗學科中的，這種情形幾乎找不到能與之相對比的先例。我即將出版的書*Study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Constructions of an Emerging Discourse*同時著眼於基督教文化研究和「漢語基督教神學」這個具體概念及其相關性內涵，後面這一概念是為漢語基督教研究所及其合作者所採用的，採用這一概念的還包括這樣的一些研究者，他們使用一系列從純粹描述性與非關聯性中所引申出來的定義，以使得此概念能夠與一種名義最狹隘的可能的應用進行比較。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使得我對於基督教文化、神學與信仰的理解方式變得更加豐富，能夠將其放在許多新的、意想不到的設定中加以研究與分析，比如在社會學家對於佛教徒與基督徒之婚姻關係的研究，或者是哲學家基於一種中國的後世俗化角度對基督教存在主義的理解。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這位一直提倡應當進一步深化中西方神學對話與交流的神學家，通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同中國學者進行的交流，終於意識到是中國人更多地參與到我們的學術討論中，而不是我們向他們學習並參與到他們之中：

我們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的確所知甚少。最後我得出的印象是：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而我們卻對他們一無所知，因為他們翻譯我們的作品，並參與到我們的神學討論中來……但我們卻不曾參與到（他們之中）。<sup>1</sup>

我希望在未來的時日裏，能夠出現更多的西方學者，即那些對宗教、神學和中國文化感興趣的西方學者們都能夠加入到這場基於漢語神學的跨文化對話中來。

<sup>1</sup> See Corinna Mühlstedt, "Das Christentum als Forschungsgegenstand", Deutschlandfunk "Tag für Tag" 17 Mar. 2014.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china-das-christentum-als-forschungsgegenstand.886.de.html?dram:article\\_id=280280](http://www.deutschlandfunk.de/china-das-christentum-als-forschungsgegenstand.886.de.html?dram:article_id=280280).

# 特別報導

## 海外訪問學人：瞿旭彤出訪美國



應美國洛杉磯福勒神學院歐迪安教授（Prof. Diane Obenchain,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之邀，本所駐內地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瞿旭彤副教授訪問該院，並分別於2017年1月31日和2月6日作關於巴特神學的學術報告，題目為「敢於成為同比：巴特的政治神學及其對中國政教關係的意義」（Gleichnis wagen: Karl Barth'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Its Meaning for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Mainland China）及「巴特論宗教、基督教信仰及對中國文化之未來可能性的意義」（Karl Barth on Religion, Christian Faith,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ossibilities of Chinese Culture）。訪問期間，瞿教授與歐迪安教授多次會晤，介紹本所及其推動的漢語神學運動，商討正在進行的巴特研究與翻譯計劃，並與福勒神學院中國中心建立合作與交流、資助中國學生赴福勒神學院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可能性。

1月20日，瞿教授拜訪著名靈恩派神學家、福勒神學院教授楊偉民（Amos Yong）。楊教授祖籍馬來西亞，是美國神學界最為活躍和最為著名的華裔神學家之一。雙方就本所及其推動的漢語神學運動、巴特神學和蒂利希神學的相同與差異等神學問題進行友好和深入的交流。

## 學術主任林子淳出訪日本



2017年2月23至25日，本所學術主任林子淳教授應邀前往日本神戶大學參與有關漢語神學的研討。是次活動由神戶大學人文學院東方歷史專業的緒形康教授發

起，他乃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專家，近年積極鑽研「漢語神學與中華公共文化圈的形成」的項目。為探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台灣、香港的漢語神學研究趨勢，特別邀請了林教授和與本所多年友好的輔仁大學哲學系曾慶豹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系黃劍波教授，前赴神戶大學作深度學術對談。大家就着漢語神學的概念、歷史、發展、個案，並與日本基督教的比較等多方面發表論文，作出了非常深入的討論。彼此皆覺得這種研討值得延續，更期待未來的探索和發展。



林教授順道在會前的2月20至22日往訪名古屋的南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數年前此研究所的學術團隊曾經來訪道風山，及後所長金承哲教授更曾出任本所的訪問學人。林教授是此回訪也拜會了金所長和一眾學術人員，並參與了他們的內部研討會。此研討會與本所舉辦的情況相似，也是由世界各地前來訪問的學者組成，各人就著自己的研究課題作出表述和交流。林教授除與學者們分享了近年漢語神學的發展外，也與負責出版項目的James W. Heisig教授多有交流，彼此就着以亞洲文字出版經典譯作交換心得和分享經驗。

## 中英教牧交流：中國教牧出訪格拉斯哥大學



在本所與格拉斯哥大學合作下，第一屆的中英教牧交流項目於2017年5月19日至6月16日完滿舉行。四位獲邀到訪格拉斯哥大學的教牧學者是由本所從多位申請者中嚴格選出，分別為廣東協和神學院副院長蔡建偉、湖